

澳華新文苑

第1214期(A)



櫻桃時節 及《她們沒有愛情》

六月的北半球，櫻桃紅豔；而我在南半球，正值蕭瑟的冬天，看著視頻中故鄉枝頭垂掛的串串櫻桃一鮮美飽滿，晶瑩剔透，如陽光下閃亮的珠玉，真是令人垂涎。

南半球的櫻桃時節，則是12月份前後。在澳洲的許多城市，每年第一箱櫻桃都會舉行慈善拍賣，常常拍出數萬元高價，所募善款用於支持兒童醫院或慈善基金。拍賣的儀式，儼然成了櫻桃季的隆重剪綵，隨後大量的櫻桃便上市了，尤以聖誕前後最為豐盛。聖誕的餐桌上，總少不了一大盤色澤誘人的櫻桃—不僅是味蕾的享受，也是一種視覺的歡宴。有些家庭還會驅車前往鄉間的櫻桃園，親自採摘，那種剛剛離枝的清甜，讓人回味無窮。

想起20多年前的一次“櫻桃派對”，那是一個週末，悉尼九位女作者一起聚在我家，商討合作出版一本小说集。那時恰是櫻桃時節，我買了一大箱櫻桃，擺滿很多盤子，大家圍坐在一起，一邊吃櫻桃，一邊談論著關於小說的具體或抽象的話題。俗話說三個女人一台戲，那麼九個女人在一起的情形，便可想而知了。

為了這本小说集的书名，大家一直爭論不休，每一個提議，都褒貶不一，時而爭得面紅耳赤，時而又笑得前仰後合。有一陣，似乎每個人都陷入沉思，只悶頭吃櫻桃，不講話，櫻桃核堆得像一個個小山。當我抬頭看到很多人唇齒都被染成藍紫色了，我忍不住指指點點笑起來，卻忘記了自己也是同樣的“尊容”，有人笑著說：“誰也別笑誰了。”也許正是在櫻桃紫紅汁液的浸潤下，關於出版小說集的許多議題，後來都討論得十分順利，終於九個人達成了協定，書名定為《她們沒有愛情》。

星期一上班時，在公司的咖啡室，格林問我，週末過得好嗎？做了些什麼？我告訴他，九位女士在我家開了一個“櫻桃派對”。

他好奇地問：“九位女士？你們是女校的老同學嗎？”

我搖搖頭，然後靈機一動，告訴他：“我們是同一個俱樂部的，一個名叫《她們沒有愛情》的俱樂部。”

他馬上笑著問道：“我也沒有愛情，我能加入嗎？”

這時我想起英文中的“they”（他們）不分性別，於是趕緊解釋，是女性的“她們”。愛情，是人類永恆的主題，更是女子內心最深處無法回避的夢與痛。無論她們是獨自走過風雨的倔強旅人，還是曾經沉浸於柔情蜜意的癡心女子，愛情始終如一顆櫻桃，在她們的生命中懸掛過、也悄然墜落過。

櫻桃似乎總是與愛情有關。那一顆顆晶瑩紅豔的果實，如少女初綻的情思，也如熱戀中微光閃動的眼眸，飽含甜蜜，也暗藏酸澀。或許正因如此，櫻桃才成為了愛情的象徵—一短暫而

濃烈，鮮紅而易逝，絢爛於季節的巔峰，也凋落于時光的悄然轉身。

《她們沒有愛情》這個書名，像一枝鋒利的荊棘，刺中了許多人的心。澳洲著名文學評論家何與懷先生在他所著的詩評《靜守百年：試探西貝意象》一文的開篇詞便寫到：“上世紀的1998年，悉尼文壇出現一本小说集，書名甚為悲催：《她們沒有愛情》，這是悉尼九位元女作家的作品。之前三年，還有另一本書，是雜文集，書名也很搶人眼球：《悉尼八怪》，出於八位男作家之手。於是，就有‘九妖八怪’之說，當然這不過是戲謔而已。”

但“九妖八怪”這個戲謔之詞，每每讓我笑著想起那個週末的“櫻桃派對”，九個被櫻桃染藍嘴唇的女子，或許真的像某些精靈童話裡的九個妖女。

在《她們沒有愛情》的新書發佈會上，當進行簽名售書時，有購書者問我：“你們真的沒有愛情嗎？”記得當時我笑著告訴他：“是書中故事裡的‘她們’沒有愛情。”當然我的回答是過於簡單了。其實我們都明白，這並不全然指愛情的缺席，有些名為愛情的物事，在現實的洪流中，常常被誤讀、被犧牲、被背叛，甚至被迫放棄。真正愛情的果實未必人人都曾品嚐過，一些人只是走過那棵曾開滿櫻桃花的樹，撿起地上的幾顆殘紅，繼續上路。

但即使如此，生活依然擁有自己的節奏。在無數交替的櫻桃時節裡，我們目送愛情的果實成熟、隕落；在經歷一次次無奈與失敗後，也在心底默默學會了承受。那是一種成熟的靜默，不再執著於熱烈的甜蜜，而是開始懂得：即便愛情的櫻桃枯萎了，留下的櫻桃核子，依然可以堆起一座記憶的墓塋，讓我們在其間安放那些曾燃燒過的往昔。

有一首法國的百年名曲，歌名就叫《櫻桃時節》，歌頌愛情的美好，感歎失去愛情的憂傷：“我永遠懷念那櫻桃紅豔的美好時節，為失去的年華我的心痛欲裂，連幸福女神也永遠不能給我的創傷止血。我永遠懷念那櫻桃時節，令人心潮澎湃的歲月。多麼短促啊，櫻桃時節，我美好的理想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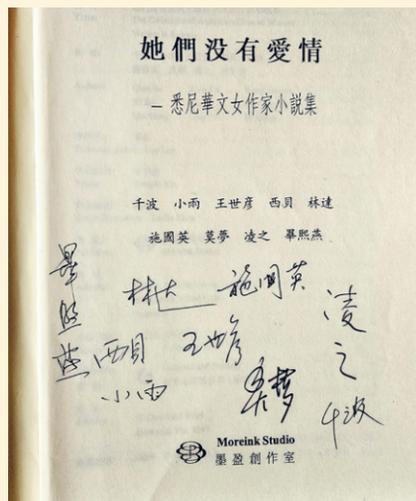
人間沒有永恆的果實，只有不斷更替的季節。而愛情的終結，不一定是悲劇，有時也是一種回歸—回歸到自己，回歸到內心那片最初種下愛的土壤。

也許終有一天，我們會再次走進櫻桃林，不再期盼那紅豔驚心的瞬間，而是學會在秋風之後，輕輕歌唱泥土上的光影—那是經歷了愛的甘苦之後，一個人靜靜燃起的溫柔。

西貝



《她們沒有愛情》九位作者合照（前排左起：千波、王世彥、莫夢、林達；後排左起：西貝、小雨、施國英、畢熙燕、凌之）



《她們沒有愛情》九位作者簽名

三重故鄉 湯燕

我從煙雨江南走來
帶著吳儂軟語
和一身潮濕的舊夢
那裡的柳是斜的 水是軟的
連時間 都被釀成了月光

我有三處家園
一個在夢裡發芽
一個在背影生根
一個在此刻開花

我在東瀛紮根
櫻花年年盛開
但風一吹，就全是離別
語言像潮水 剛撿起一朵
下一句，便已遠走他鄉

我也有三顆心
一顆永遠望著長江南岸
一顆在櫻花吹雪中等待春歸
一顆在南半球的海岸
學會獨自感嘆



湯燕近照

如今，我在南溪生活
海比記憶遼闊
天比鄉愁高遠
這裡的陽光不懂含蓄，
却不時把心中那塊沼澤曬得
通透

我在三種風裡穿行
一種帶著茉莉花香
一種藏著清酒淡味
一種混合著桉樹與自由的鹽

秋日-七里香 楚雷

穿越塵世的幽暗
你像一片白帆
將我托舉在顛簸的
海面之上
你那如星形般
潔白的花瓣
淋淨我來來返返的
風塵
你說你不是高聖的女神
只是一株不起眼的
平凡小花
於是我們隔著物種
傾訴著彼此才能
聽得懂的對話
你紫玉似幼嫩的花蕊
珍藏著我久遠的童真
你那飄散千里的幽香

擊潰了一次次
濁惡的無端侵擾
你安然的微笑
無聲地祛除了我
內心燥動的雜念
你在秋雨裡一次次
瀟然落下的花雨
那是我深深地
痛心徹骨的
對已逝摯情的思念
而你那
一樹寶塔般的
白壁無瑕的花雕
寄託著我
神性的嚮往
和錯憾的懺悔—

雙喜盈門 兒童節遇上端午節

當兒童節的朝暉與端午的晨光相遇於天空時，這雙重喜慶的光華便毫不吝惜地灑落下來，落滿人間各個角落。孩子如初生的小鳥，紛紛從家中振翅飛入這廣闊天地裡，滿心喜悅，歡欣鼓舞。

男孩們早已放飛了無人機，那些精巧的金屬翅膀刺破晴空，俯視著大地。那些飛鳥馱載著幼小心願盤旋上升，在遼闊天空裡恣意揮灑，彷彿連孩子們的心也隨其騰飛，幾乎要掙脫地心引力的束縛，扶搖直上九霄。

女孩們則精心裝扮，裙裾如初放的花瓣，旋轉、舞動、跳躍。她們的笑聲如同清脆的銀鈴，在空氣中搖盪不息，彷彿把快樂灑灑成了陽光中跳躍的無數光斑。

而大人們呢，則安坐於家中，圍聚於桌前，為端午節的來臨做著準備。粽葉浸飽了水，在指間舒展如碧綠的小舟；糯米晶瑩，像凝結的晨露。老人們那雙佈滿歲月褶皺的手，此刻卻靈巧地折疊、填裝、纏繞。每一枚粽子都細密裹好，用繩線輕輕系緊—那裡面裹住的豈止是糯米與紅豆？分明是古老葦葉裹住的人間星辰，是心之所寄，是代代相傳的祈願，是全家安泰與吉祥

的無聲符咒。當兒童節活潑的節拍與端午深沉的鼓點相遇，這雙重的喜悅便如春潮般湧入每個家庭。今年的端午，在孩子們笑聲的渲染裡，仿佛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隆重與光彩。節日的古老根脈深植於大地，而此刻卻又被注入新的生機—它既承載著先輩的厚重，又披上了今日靈動的霞衣。

此刻，夕陽西下，男孩的無人機輕巧地懸停在餐桌上方，如蜻蜓點水；女孩的舞步也漸漸停歇，如同飛倦歸巢的鳥兒。粽子出鍋了，騰騰熱氣氤氳瀰漫，如同升起的祝福的雲霧。桌上碗碟盛滿，粽香浮動，是千年不散的馨香，是心意凝聚的果實。

於是我們，無論長幼，一同仰首凝望那穿越古今、普照萬物的太陽，臉上綻放出由衷的笑容，仿佛心靈也沐浴在光輝裡。我們齊聲向著那輪永恆的光源說：今年的兩個節日相遇，真好！真的很好！

這聲音，這笑容，這雙重的光，都融入了永恆的天穹—那是人間最美的迴響，在時間的河流裡，回蕩不息。

呂順